

雪舞人生

钱声广（四川）

丁酉年冬，大江南北普降大雪。微信上，各式各样的雪花、雪景在刷屏，好一派“瑞雪兆丰年”的盛景。

我所居住的城市虽只飘落些许雪花，少了些银装素裹的韵味，但邻家窗口飘出的那曲《我爱你，塞北的雪》，却把我带到那漫天飞雪的北方。

在我小时候，冬天总要落一两场雪，仿佛约定了一般，或早或迟，她总会款款而来。尤其是立冬之后，天开始变得冷了起来。北风一个劲地吹，形成一种呜呜的呼啸之声，吹得树梢一阵乱摆，让人感到从心里头寒冷。大凡这样的天气，大人们就说，要下大雪了。然而，真到下雪时，风也收了，天也没有先前那么冷了。先是落下些小雪粒，晶莹透亮的小雪粒落到草垛上，发出一种簌簌的声音，渐渐的大朵大朵的雪花飘然而下，像舞动着翅膀的精灵，凌波微步，优雅自然。雪有时好像是预演似的，白天只是下一阵子，晚上接着继续下，有时甚至是一夜不绝。晨起推开院门远望，大地白茫茫一片，像是铺了厚厚的一层棉花。

下雪天，小孩子们是很喜欢的，可以打雪仗、堆雪人，玩得欢呼雀跃，不亦乐乎。当年，我常因玩雪而汗透衣衫，也常因玩雪时调皮让妈妈去别人家登门赔不是，这些现在已经转化为暖暖的记忆。其实，下雪天，大人们也是挺喜欢的，不用下地干活了，有时间串串门唠唠家常，有时在家里缝缝补补做些针线活，还说这雪下得越勤越厚，来年的年景就越好。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雪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小时候的玩雪变成了喜欢在大雪纷飞中看雪。感觉那飞舞的雪花就像是音符，音韵轻轻，如游丝般萦绕于耳，又宛如如在舞动的芭蕾演员，灵动跳跃。我发现，每当飘雪的时候，大地上万物静立不动，只有风与雪花呢喃私语，似乎都是不忍心惊扰这些来自于苍茫遥远天空的白色精灵，任其轻歌曼舞，追逐嬉戏，轻柔地抚慰着草木、山川，大自然的一切一切，最终与大地融为一体，润泽万物。

古往今来，人们对雪给予了无数的溢美之词，称之为瑞雪。文人墨

客以雪为题的咏诗、填词、作文、作画更是不胜枚举，且都极其铺排，有山有水，天泽地莽，白雪皑皑，但把人的位置放得极少极小，几近于无。文徵明说：“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者，盖欲假此以寄其孤高拔俗之意耳。”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为此中翘楚，全图山叠叠嶂，峰岭竟立，陡峰雄奇壮观。山下剡溪款款流过，溪中飘来一叶小舟，艄公用力划桨驶离村落。山脚下村舍错落，庭院积雪，却空寂无人，烘托出雪后清寒萧瑟的气氛，突显的是天地之雪，人间之雪。

画是如此，文也如此。三百多年前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是一篇写得十分雅致的美文，也是把人写得极少极小：“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但我更喜欢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因雪而得，以雪冠名，借雪言志，柳亚子先生盛赞其为千古绝唱，每次读来都让人热血沸腾，都有种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吓倒的英雄气概。

我喜欢大雪，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我难忘的鼓励和启示。那是因为，我从一场大雪中所感知的，远比普通的降雪更微妙，也更深邃，以至于后来每遇到一场大雪，都会当做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那是辛酉年，我在北方某地学习。那年冬天异常寒冷，雪下得特别大。雪后的清晨，雾气似乎凝滞在半空，地面上积雪冻结成冰。雪天路滑，很难野外训练。我和许多学员一样，满以为可以不出早操了。然而，起床号依然按时吹响，集合哨依然短促有力，等我穿戴整齐，队伍已出发了。我跌跌撞撞一步一滑地赶上队伍，来到被冰雪覆盖的靶场，只听见队长一声令下：两人一组，仰卧起坐100个，俯卧撑100个，开始！队伍一下子就嗡嗡开了：这队长忒残酷，冰天雪地里折腾人。但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偷懒，慢慢地，滴落的汗水融化了一大片积雪。后来一连几天的早操都是如此，队长说，“雪天训练，练的就是意志和毅力，有了这两样东西，以后什么困难都压不倒你们。”



傲雪

段少春（山西）摄

春天喝碗河蚌汤

陈卫卫（江苏）

俗话说：“春天喝碗河蚌汤，夏天不生痱子不长疮。”春天的河蚌最干净，肉质也最肥厚，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节。

吃河蚌是别有趣味的，因为有时你运气好的话，能吃出圆滚滚、晶莹剔透的野生珍珠！这种吉祥的兆头，预示着你今年会有好运相伴。

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最爱蚌肉，还称蚌肉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有一年他来到福州，正值蚌肉上市，于是红烧白煮地“吃了几百个蚌”方才尽兴，并且视为此生的豪举。1928年春天，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结婚后，作为浪漫派大师的郁达夫一边吟着“天降妙句”，一边教王映霞用蚌肉下厨做“紫苏炒西施美人舌”。这道王美人亲制的佳肴入口滑嫩柔软，果然不愧其“西施舌”之名，让郁达夫大

饱口福，可见蚌之鲜美是毋庸置疑的。

每年一入春，我老家那位喜欢下河捕鱼的邻居总会送来一堆河蚌，于是老妈乐滋滋地把晶莹剔透、粉嫩诱人的蚌肉和豆腐放在陶瓷煲中，突突突地煮到汤色变浓，呈现出奶白色之后，眼见蚌肉已经酥软，撒上一把葱花，“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的河蚌豆腐汤就出炉了。这道美食既是菜、又是汤，入味得不得了，好吃到打耳光也不放筷。记得那年春天吃了几碗河蚌豆腐汤后，我们一家人在炎热的夏天里还真的没生痱子！于是，一到春天吃河蚌豆腐汤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传统。

要说河蚌烹饪美味的最高境界，那就非“河蚌咸肉烧青菜”莫属了。它将时鲜的蚌肉和腊味十足的咸肉一起烧，这样就把河蚌的鲜和咸肉的香完美融合在一起，加上翠色欲

滴的青菜作为点缀，春天的鲜美全都在里面了。这道菜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乳白色的浓汤，喝起来鲜咸可口，让人欲罢不能。如果盛一大碗白米饭就着蚌肉吃，那个舒坦绝对是沁心彻肺的。

江南一带的人家最擅长做蚌菜，有脆嫩爽口的“春笋炒蚌丝”、鲜咸香美的“河蚌炒韭芽”、红润滑嫩的“鱼香蚌丝”、清新养眼的“余蚌肉菜心”等多种菜式，最经典的则是“红烧斧足”，因为蚌肉很像斧头的形状，故得其名。这道菜是先将蚌肉和猪五花肉切块，猪肉块经煸炒再加入用旺火烧开的蚌肉，焖至肉酥汤稠后，放入八角、葱花等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盆。此菜蚌肉鲜美、猪肉酥嫩、香味醇厚，光是闻到那个香味，就让人垂涎欲滴了！

阿曲河的水声

周家琴（四川）

阿坝草原，我梦里的草原！阿曲河的水声，曾无数次在我梦中悄然响起！

位于川甘青三省交界处的阿坝草原，坐落在天穹之下，草原上的明珠——阿坝县县城就依偎在圣洁的阿曲河畔。茶马古道的风铃曾响彻美丽的阿坝草原，自古以来阿坝就商贸繁荣，物产丰饶，如今更有“草原商城，秘境阿坝”的美誉。

在茫茫的阿坝草原上，遍布着数不清的河流。这些河流宛如一条条柔软的带子蜿蜒盘旋在辽阔的天地原野间，默默地流向远方。阿曲河就静静地从阿坝县城边温婉流过。阿曲河，从莲宝叶则山的源头汨汨流来，这条阿坝人民的母亲河啊，一路走来一路歌，惠泽着水草丰美的阿坝草原。阿曲河经年累月地从阿坝县穿越而过，这座城因为拥有一条河流的水声自然就动起来。阿坝县人民热爱生之养之的阿坝草原，同样也深情地恋着美丽的阿曲河，一首婉转动听的《阿曲河》唱出了草原人民心中的颂歌。

我们一群人在是傍晚时分向南岸新城区方向前行的，在去往阿曲河的小路上，陡然看见一个亮堂堂的水塘躺在阿曲河的南岸撒欢，

几株高原红柳矗立在水塘沿岸，一个小巧玲珑的亭子立在塘边，几丛常青的杂草高高地立在水中央，点缀出水塘的另一种风情。酒后，大家都有点微醺，醉眼望出去，霞光遍布的高原小城，仿佛蒙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朦胧着别样的风情。高原红柳也被霞光点亮了，彩霞满天的天空映红每一个人的脸庞。许是夜也醉了，朦胧出一抹迷离，火烧云渲染过后的天空，天际处，水墨画的笔意泼洒成绵延峰峦。终于看见明亮亮温婉婉的阿曲河了，我们孩子般翻过河堤，踩在鹅卵石遍布的河床上，橘红色的霞光洒下来给水面抹上一层温柔的亮光，河水浅浅流向远方。欣喜的脚步踩响一滩石子，水声，我听到了阿曲河西去的调子。霞光之下的阿曲河犹如害羞的新娘楚楚动人，让人怜爱。

傍晚的阿曲河，温润着柔软的金色草原。布满石头的村庄不说话，麦田包裹的村庄不说话。不远处麦垭的田野上有大片大片的青稞麦田和艳丽灵动的油菜地，高原上的油菜花开得比较迟，正盛开成一片金色的海洋，都到春天的尾声了，那一片花海还不想谢幕。而翠绿的青稞地还不到收获时节，绿油油的青稞田包裹着金色的油菜地，犹如那位绘画高手一不小心打翻了自然的调色板。

那些自然的美景被阿曲河再次调匀，风走过身后，我很想和你靠近。

夜色笼罩着水光粼粼的阿曲河，冰凉的河风吹开郁结的思绪，很容易就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在美丽的阿曲河边，我是一个陌生人，陌生着人世许多愁肠百结的故事，生活中有太多无奈的内容，太多的不如意，趁着月色朦胧思维朦胧的时候，丢给阿曲河的水声吧，请阿曲河带向远方。同行的几位诗人干脆坐下来，现在大家要以一种聆听的姿态俯下身来，近距离看阿曲河的水波从眼前静静地流淌。水声，我听到了阿曲河深情吟唱的韵脚，率真诗人羊子开始哼起了童年的歌谣，从《外婆的澎湖湾》一直唱到《敖包相会》，我们一群人在阿曲河边扯开嗓子吼起来，惹来路人惊异的目光。夜色越来越沉，水声越来越响，快乐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阿曲河给予我们的幸福。

傍晚的草原，奔跑着一群康巴汉子，雄性的胸膛流淌着阿曲河柔软的血脉。冬生的号角吹响《羌风遍野》，龙清《心灵的坐标》震撼人的心灵。阿曲河，我匆匆的脚步，只为贴近你，听一听，流转百回叮咚于心的水声。

阿曲河，我深深热恋的河流！阿曲河，我依依不舍的河流！



思亲

向瑞玲（四川）

立 春

在医院陪母亲
医治腰痛
用各种手段
希望她早日像春一样
立起来

时间一长
医生开始说实话
患的虽是常见病
要想枯木逢春
需要一次轮回

眼见母亲慢慢立起的生活
又要倒下
我赶忙推开门窗
扶着寒风的喉咙
一遍遍呼喊春天

清明，点一盏灯

清明，离远逝的亲人最近
但我没去看他们，而是
在家，点一盏灯
风雨撑开的天际
流星，正在滑行

他们看到光了
他们就要回来
婆婆的慢支炎还是没好
一阵紧似一阵地咳嗽
撞着我的心口
父亲那被冰雪冻伤的腿脚
仍不利索
一瘸一拐地正在跨越门槛
我想伸手扶一扶
又怕触到痛处

他们把带走的时间
一点点搬回来，说：
再也没有比在一盏灯里
把过去，重过一遍
更要命

母亲的老母鸡

母亲买了只老母鸡
宝贝一样

放入冰箱冷藏室，并
开始电话告知
希望家里的每个人都尝到

老大回家，她切下一只腿
老二回家，她撕下一只翅膀……

眼见鸡肉过半，肉质变酸
家里还有人没回
她赶紧把余下的打理后放入
冰箱冷冻室

我是最后一个吃老母鸡的人
隔买鸡时间两月左右
我没舍得洗去时间的印迹
将母亲留给我的鸡肉
连湿带酸地，和着泪水
咽了下去

忽然，那只鸡在我肚里活了
拼命扇动翅膀，
扑打肺腑，扑打心

谷雨霏霏

谢飞鹏（江西）

沙沙沙
哗哗哗
带着动听的雨声入梦
整个春夜便变得诗意盎然

清晨
收起绵密的雨帘
散乱的鸟啼声里
到处是柳绿花红
田野早已醒来
漫过膝盖的瀑流在湍流放歌
饱经滋润的土地也无比妩媚
它用一洼浅浅的积水
把天空映照得那么清明高远

于是
拿出一只斑斓的风筝
赶着太阳奔跑的脚步
把它和我勃动的心绪
一齐放上蓝天